

章放童 著

歙砚温故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歙 砚 温 故

章放童 著

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歙砚温故 / 章放童著. —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
2007.4

ISBN 978-7-102-03920-6

I. 歙… II. 章… III. 古砚—鉴赏—中国 IV. K87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9964 号

歙 砚 温 故

著 者 章放童

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(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)

电话: 65122584 邮编: 100735

<http://www.renmei.com.cn>

责任编辑 霍静宇

装帧设计 霍静宇

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16 印张 8.5

印数 1-3000

ISBN 978-7-102-03920-6

定价: 52.00 元

自序

《歙砚温故》经过近两个月的挥汗写作，终于脱稿了。

自觉这是一本对于中国歙砚研究颇有创见的专著。

长吁一口气后，便想，以我这样半路出家的“三脚猫”，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本书？

若论对古砚的专业研究水平，我哪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蔡鸿茹老师那样博大精深。

若论古砚收藏的数量与质量，我远远比不上藏家浙江南浔费发根先生那样丰富多彩。他收藏的古砚数量竟达 1500 多方之巨。

若论写作的文字功底，文章写得比我好去十万八千里的作家多的是。

到底为什么呢？

夜晚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——

也许与蔡老师等专家相比，正因为我不在行内，未受“文博界人员一般不搞收藏”之观念的约束，业余从事古歙砚收藏多年，经手的新的第一手实物相对较多。

也许与费先生等藏家相比，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，对古代汉语的了解熟悉略胜一筹，检索阅读中国古代论砚文献相对容易。

也许与擅长写作的作家相比，我还接触过考古学、文物学等方面的知识，知识结构相对更杂，我还有多年从事收藏的生活与实践。

也许……

也许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相对优势的杂交，造成了一个独特的“我”，才写出了这本独特的书。

2004 年 7 月于宋歙砚楼

目录

自序

砚史

- 3 歙州造砚本唐前
- 10 始信醉翁此论真
- 14 南唐官砚似曾见
- 19 歙砚高峰数两宋
- 24 休道元明不产石

砚石

- 31 五色斑斓话歙石
- 39 润含苍壁隐青罗
- 44 万缕秋毫添黼黻
- 47 但爱文君远山蹙
- 51 日辉灿灿飞金星
- 57 玉带玉斑争妍丽
- 62 石病种种费考究

砚形

- 69 歙砚鼻祖即平底
- 72 源远流长箕形砚
- 77 抄手乃从平底来
- 82 自然天成无池砚
- 85 正反宜用双面砚
- 88 巧手琢砚薄如纸
- 90 成双成对夫妻砚
- 93 小大由之任我行

砚饰

- 99 宋砚雕饰已风流
- 105 包镶镶嵌竞豪华
- 109 明清琢砚更超前

砚铭

- 115 源远流长话历史
- 118 字字珠玑皆内容
- 120 丰富多彩说形式

- 126 后记

砚史

中国文房四宝笔墨纸砚，以砚为首。

如果说端砚是中国名砚的状元，那么探花之位必属歙砚无疑，
然而由于论砚古代文献的稀缺，造成歙砚史上的众多悬疑：

歙砚的高峰期在哪个朝代？

歙石在元明两代有否大规模开采？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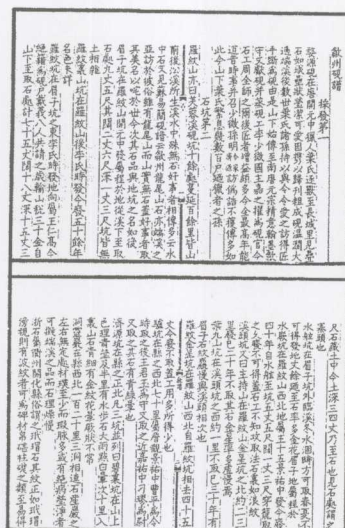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[宋]唐积《欽州碑譜》

歙州造砚本唐前

歙砚开采始于何时？这是中国砚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。

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目前具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：一派认为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，另一派则提出歙砚始出在唐开元前。

持“唐开元”说的专家学者人数相对较多，且中外都有，似为主流观点。

现按笔者所掌握的资料，以出版时间早晚为序，对“唐开元”说的主要论述介绍如下：

1. 日本著名书法家、文房古玩收藏家宇野雪村于1980年出版的《必携文房古玩事典》中写道：“据宋代唐积的《歙州砚谱》所述，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。”^[1]

2. 中国著名砚学专家、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蔡茹鸿1992年在《书林挚友国之瑰宝》一文中也指出：“唐代是砚台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。相继出现了端石、歙石两大专用砚材，……”^[2]

3. 台湾学者黄春秀1997年在《潜德幽光 坚实温润——中国人眼中的砚》中这样记述：“歙砚产地为安徽歙州，但石出于江西婺源龙尾山，故又名龙尾砚或婺源砚，于唐代开元年间开始产制。”^[3]

4. 1998年，张占鳌编著的《砚台》称：“歙砚起始于唐开元年间。相传猎户叶氏追逐野兽而至婺源长城里，望见垒石成城，莹洁可爱，遂携取而归，琢成砚台。”^[4]

5. 2000年，张伯元、印汉云、蔡国声在《文房四宝》中再次明确指出：“歙砚始出于唐代开元年间。”^[5]

6. 直至2003年1月，龙尾砚雕刻大师、著名歙砚研究专家胡中泰先生在《歙砚的鉴别和欣赏》一书中，仍然坚持“歙砚始于唐，盛于宋，衰退于明清，复兴于现代。”^[6]

由于中国大陆及台湾、日本的一些重量级的砚学专家都持“唐开元”说，使得这种观点流传很广，影响很大。

“唐开元”说的主要论据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最早由宋代唐积在《歙州砚谱》中记载的传说：“唐开元中，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，见垒石如城垒状，莹洁可爱，因携以归。刊粗成砚，湿润大过端溪。……”^[7]；另一方面是目前有考古出土的唐代歙砚，如《中华古砚》第26页刊登的“箕形歙砚”，就是1976年出土于合肥市机务段唐开成五年墓的。（图2）

既有文献依据，又有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，“唐开元”说之正确，看来是“石板上攢乌龟——硬碰硬了！”

其实不然。它的软肋在于其文献依据只是一个孤证。笔者仔细查阅了宋代有关歙砚的文献，发现唐积《歙州砚谱》、洪适《歙砚谱》和高似孙《砚笈》中虽然都有歙砚起源的记录，但是内容基本相同，而以唐文时间最早。可以说，洪适和高似孙的记录，只不过是唐积的重复而已。凭借来自同一出处的孤证，其推导出的结论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。

近年来，国内有一些专家对“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

1. 2001年2月，裴建华先生在《中国收藏》杂志总第2期上的《歙砚鼻祖》一文中，以安徽和县苦石楼画廊收藏的一方南朝歙石四足辟雍砚为实证，提出了“歙砚的

首制至少不迟于魏晋”^[8]之说。(图3)

2.我国著名歙砚研究专家程明铭先生在其编著的《中国名砚》中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认为:“歙砚始于年代早于端砚,早在汉、晋时期已有歙砚问世,但不普遍,到唐、宋时期才遐迩闻名。”^[9]程先生的文章,以安徽省博物馆藏“汉代三足圆形石砚”等两方歙砚作为实物证据,但其所引的文献资料,除苏轼《万石君罗文传》尚有一定的说服力外,其余的古代文献只能说明“歙早于端”,却不能证明“早在汉、晋时期已有歙砚问世”。

3.砚台收藏家吴战垒出版于2002年4月的《鉴识古砚》写道:“值得注意的是,汉代的平板砚虽然所用石料不一,但已发现使用歙石。这也可能是出于偶然,但从砚史的角度看,这是最早的歙砚,其历史比端砚要悠久得多。”^[10]吴氏也如裴建华一样,只以实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

4.提出理论依据的学者是已故印学家、古砚收藏家萧高洪。萧先生在《新见唐宋砚图说》中指出:“而据宋人陶谷《清异录》的记载,开元二年(714年),唐玄宗就曾用歙砚赐予宰相,这一资料证实,极有可能歙砚的开采要早于开元年间,……”^[11]尽管萧先生仍然坚持“龙尾砚,产于婺源县,因婺源属歙州,故又称歙砚,始开于唐玄宗开元年间”,并且又重复了唐积《歙州砚谱》的记载。

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,持歙砚始出于“唐开元前”观点的论据,除了有唐之前的歙砚实物外,文献资料虽有一些,但论证不够有力,尤其是缺乏最关键的直接证实材料。

笔者在收藏与研究古歙砚中,也经常思考歙砚的起源问题,并且注重古代歙砚研究文献的检索和整理,注意唐之前古歙砚实物的收藏。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,终于在两方面都有所收获,取得了歙砚起源于汉的有力证据。

让我们先来看文献依据——

1.苏轼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一篇散文《万石君罗文传》^[12],描写汉武帝时,罗文因玉质金声,而被武帝封为中书舍人,专门负责起草朝廷文书,从而赞美了歙砚。

如果说能以唐书记载的一个传说证明“歙砚始采于唐开元年间”,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按照相同的逻辑,证明歙砚始产于汉代呢?

2.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砚部纪事一》记载:“开元二年,赐宰相张文蔚、杨涉、薛贻宝相枝各二十、鳞月砚各一。……鳞石,纹似之月,砚形象之。歙产也。”^[13]从这则记事中我们不难看出,“歙产”的“龙鳞月砚”,在开元二年已被唐玄宗作为赐品分赏给宰相张文蔚等。

歙砚在开元二年能被作为赐砚,其制作水平,必已相当不错,那么歙砚的开采似更在“开元二年”之前。这就证伪了“在唐开元中,……刊粗成砚”之说,即唐积《歙州砚谱》记载的传说是站不住脚的。

3.我还找到了“唐开元前”说最缺乏的证实材料。

苏轼在《书陆道士镜砚》中记:“陆道士蓄一镜一砚,皆可宝。砚圆首斧形,色正青,背有却月金文,甚能克墨而宜笔,盖唐以前物也。”^[14]从陆道士这方砚的石色呈“正青”、砚背有像弯月一样的金星,且砚既发墨又不损笔等特征,我们不难断定其为歙砚。

苏轼与陆道士非泛泛之交。他在另一篇《书陆道士诗》中这样写道:“陆道士惟忠,

图2 唐箕形歙砚
长20厘米
宽16厘米
高3.5厘米
合肥市文管处藏



图3 南北朝歙青
四足辟雍圆砚



图4 南北朝歙红
四足方砚
市场参考价：
6000~8000元





图5 晋歙石三足圆砚（正、背） 市场参考价：8000~10000元

图6 西晋歙石如意池
平底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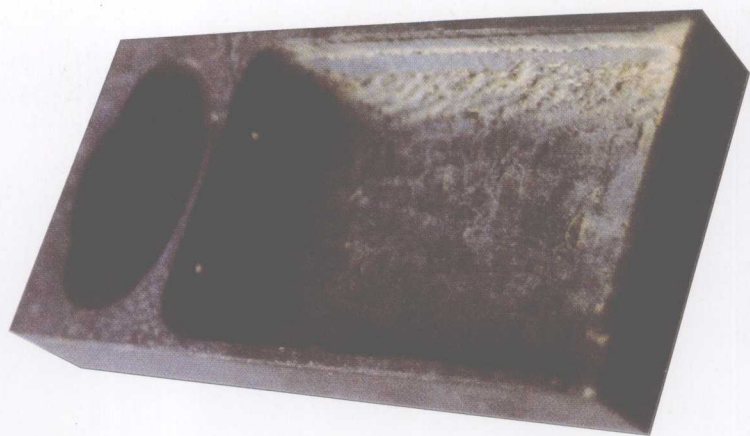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 汉鱼子金星歙石
砚板
市场参考价：
600元左右



图8 东汉鱼子纹歙石
三足圆形盖砚
安徽省博物馆藏



字子厚，眉山人，好丹药，通术数，能诗，萧然有出尘之姿。久客江南，无知之者。予昔在齐安，盖相从游。因是谒子由高安，子由大赏其诗。会吴远游之过彼，遂与俱来惠州，出此诗。”^[15]可知陆道士为苏轼同乡，与苏过往甚密，甚至不远万里，远赴苏轼被贬的广东惠州看望他，堪称知己。

以苏东坡这样的大书法家、鉴赏家的眼光，距离唐代又比我辈要早800多年时间，将好友陆道士“可宝”之砚定为“盖唐以前物也”，似应可信。这足以证明唐以前就有歙砚了！

现存文献既证伪了“唐开元”说，又证明了“唐以前”就有歙砚，我以为“歙州造砚本唐前”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答案了！

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歙砚究竟起源于何时的问题。是南北朝？是晋代？还是汉代？

从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看，断代为南北朝的歙砚有——

1. 安徽和县苦石楼画廊收藏的四足辟雍圆砚^[16]。该砚为庙前青石，色似黑实青，砚堂、砚背均有金、银星若干颗。砚身直径14.5厘米；砚边宽1厘米，刻有波浪纹；辟雍式砚池，砚堂呈锅底状，直径9.5厘米；砚高4.8厘米，砚墙有开光，内有连珠纹；四足呈蝙蝠形。此砚石品精良，造型一流，纹饰寓精于粗，有北朝放达洒脱之风。

2. 杭州宋歙砚楼藏歙红四足方砚。砚石为紫红色砂岩，色淡，内有极细微之鱼子银星。砚原为覆斗形，底边13厘米，砚面正方，边长8.9厘米，阳线起边，有长方形小墨池。后不知何故挖四足，而将砚侧的阳线凿断。南北朝多四足砚，且多阳线起边。（图4）

晋代歙砚亦有两方——

1. 杭州宋歙砚楼藏歙石三足圆砚。石色青绿，质细而不坚。砚三足，砚面为盘形，外有渠，内凹，极类晋代越窑青瓷三足圆砚。砚体硕大，外径24.2厘米，内径21厘米，高4.5厘米。砚边呈连续内凹弧状，阴刻光芒纹，似象征太阳。砚背以草率之笔刻两行字，惜石层剥蚀，字迹漫漶，无法辨识。（图5）

2. 安徽省歙县项村出土的长方形石砚^[17]。长12.2厘米，宽6厘米，高1.7厘米。砚池呈如意形，深1.5厘米，凹形砚堂似猪食槽样，很粗糙。砚池与砚堂之间及砚额上各有两个小孔。同时出土的墓志记：“永嘉元年十二月六日寅□□。”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永嘉元年，分别是东汉永嘉元年（145年）和西晋永嘉元年（307年）。笔者的看法似为西晋砚较妥。顺便指出，此砚砚池上原来应该嵌有一片薄薄的歙石作为磨墨所用，现失，实乃宋代歙石嵌石箱式砚^[18]之鼻祖（图6）。

汉代歙砚多为砚板，大小不一，均呈长方形，有的砚面、砚背都很光洁，有的则砚背留有凿痕，后者应嵌镶在木盒或漆盒内。典型的歙石砚板为杭州宋歙砚楼收藏的鱼子金星砚板。砚长14.8厘米，宽5.5厘米，高0.8厘米。砚面有墨锈，系日用之物。砚背石层有剥落，可知为层状结构，满板鱼子金星，当为歙石无疑（图7）。吴战垒先生的《鉴识古砚》中亦有此类砚板藏品的图片。

如果说光有砚板还不足以说明汉代有歙砚的话，那么安徽省博物馆藏的三足圆形石砚应可打消怀疑者的疑惑了（图8）。

《中国古砚鉴赏》这样介绍此砚：“直径15.6厘米，高14.3厘米。1956年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汉墓出土。砚分盖、底两部分。盖纽雕成立体双龙盘绕，……盖内周廓

略高，平面浅刻云纹，间有奔马、飞鹿、犬、鱼等动物形象，正中有一直径4厘米、深3.3厘米的凹窝，为贮墨或研石之用。砚底有三角形三足，上浅刻熊样纹饰。青石质，内含鱼子纹，质地极细，抚之似玉。……根据砚形，当为东汉制品。”^[19] 该文虽未断定此砚为歙砚，但著名歙砚专家程明铭先生曾到安徽省博物馆上手鉴定过此砚，定为歙石所制^[20]。所以这方砚可谓目前所见经考古发掘出的汉代歙砚精品。

综上所述，南北朝有歙砚，晋代有歙砚，汉代也有歙砚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歙砚的起源不在唐代开元中期，其时间可以上推800多年，在东汉。

注释：

[1] 《文房古玩鉴赏指南》第36页。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9月第1版。

[2] 《中国名砚鉴赏》第291页。山东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7月第1版。

[3] 《历代砚台展》（中国台湾）第20—21页。1997年10月。

[4] 《砚台》第5页。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6月第1版。

[5] 《文房四宝》第38页。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00年1月第1版。

[6] 《歙砚的鉴别和欣赏》第64页。湖北美术出版社，2003年1月第1版。

[7] 《说砚》第43页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10月第1版。

[8] [16] 《中国收藏》总第2期第36—39页。

[9] [17] [20] 《中国名砚》第310页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01年5月第1版。

[10] 《鉴识古砚》第3页。福建美术出版社，2002年第1版。

[11] 《新见唐宋砚图说》第3页。湖北美术出版社，2002年7月第1版。

[12] 《苏轼全集》第925—927页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5月第1版。

[13] 《说砚》第94页。同[7]。

[14] 《苏轼全集》第2212—2213页。同[12]。

[15] 《苏轼全集》第2132页。同[12]。

[18] 参见萧高洪《新见唐宋砚图说》第124—125页。同[11]。

[19] 《中国古砚鉴赏》第14页。同[2]。

始信醉翁此论真

中国砚史上，关于端歙两砚谁执牛耳的争论，由来已久。

从现存史料看，最早挑起争辩的人，是北宋中叶的高官和文坛领袖欧阳修。
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。于宋仁宗天圣八年考中进士，从此便宦海沉浮，在地方和中央做官。当地方官，他知扬、颍、青诸州；任京官，则由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，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。

他不仅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，在散文、诗、词、史传等方面都成绩斐然，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而且特别爱好书法，善写学者风的楷书，其书法作品曾被《停云馆法帖》、《三希堂法帖》等收刻。欧阳修还是中国金石学研究的开山鼻祖，他的《集古录跋尾》，收录研究了北宋碑石，可谓是清代碑学的滥觞之作。

就是这样一位在当时有极高地位和知名度的书法家、鉴赏家，在其《砚谱》中提出：“端溪以北岩为上，龙尾以深溪为上。较其优劣，龙尾远出端溪上。”^[1]

欧阳公所述之“端溪”“北岩”石，即宋时之下岩石。据南宋绍兴（1131—1162）初人写的《端溪砚谱》记：“今世所有下岩砚，唐五季国初时物也。今欲得下岩北壁石者，往往于泉水石屑中得之。若南壁石，尚或可采，然自崇观以后亦罕得矣。”^[2]可见“北岩”即“下岩北壁石”。（图9）

醉翁“较其优势，龙尾远出端溪上”的观点一出，时人皆惊。附和者有之，批驳者亦不乏，一场好戏便开锣了。

与欧阳修同年进士及第的蔡襄，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。他作为欧阳修的知己，赏砚的观点有些相似。他在《文房四说》中指出：“青州石末研，受墨而费笔；龙尾石得墨迟，而久不燥；罗纹石起墨，过龙尾。端溪龙窟岩紫石又次之。”^[3]蔡襄是从发墨的角度来评砚的，这也是宋代评砚的主流观点。但不知什么缘故，他没有以端石下岩与歙石比，而是提自唐朝就开采的龙岩。

欧阳修的门生苏轼，居北宋四大书法家苏、黄、米、蔡之首。他虽然曾在《凤殊石砚铭》中戏言“苏子一见名凤殊，坐令龙尾羞牛后”^[4]，而其实对歙砚的评价是极高的。他于《书砚·赠段屿》中写道：“砚之美，止于滑而发墨，其他皆余事也。然此两者常相害，滑者辄褪墨。余作孔毅甫砚铭云：‘涩不留笔，滑不拒墨。’毅甫甚以为名言。”^[5]其为孔毅甫作铭的那方砚即为“瓜肤而谷理，金声而玉德”^[6]的龙尾砚。苏轼选择歙砚而不是端砚，作为“涩不留笔，滑不拒墨”的美砚代表，可见其论砚天平的倾斜。

北宋四大书法家中之另一人米芾，曾奉诏为书画学博士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专职书画家。他尽管没有直接评论端歙的优劣，但从其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是抑歙扬端的。米芾曾亲临端州考察端石的开采，对歙砚则“约见千余枚”^[7]，见多识广。他的《砚史》记载端砚的价格是“十千已上无估”^[8]，而歙砚是“五七千已上无估”^[9]。据此可知，当时最好的歙砚的价格只有最好的端砚的50%至70%，当然是端砚占得鳌头了。不过，米芾要小欧阳修44岁。

有趣的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对端砚的评价与时俱进，节节攀升，而歙砚却节节败退。南宋时，鉴赏家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·古砚辨》中认为：“世之论砚者，皆曰多

图9 宋端石长方抄手砚
长16.7厘米
宽10厘米
高5.8厘米
广东省博物馆藏



图10 唐端石箕形砚
长18.9厘米
宽12.6厘米
高3.3厘米
广州动物园出土，
现藏广州市文物
管理委员会。



图11 唐玉带歙石
箕形砚
这是目前所见造
型最美、石质最
佳、制作最精的
唐代歙石箕形砚
之一。



用歙石。盖未知有端溪。殊不知，历代以来，皆采端溪。至南唐李主时，端溪旧坑已竭，故不得已而取其次。歙乃端之次。”^[10]赵氏将此定为论砚者的第一大误区。(图10)

究其原因，此前歙石名坑石竭停产已经很久了。据曾任婺源县令的唐积写于北宋治平丙午年(1066年)的《歙州砚谱》^[11]记述，其时罗纹里山坑、水蕨坑、溪头坑、叶九山坑、罗纹金星坑已被废弃而不再采石。连赵希鹄也不得不承认龙尾旧坑和罗纹、刷丝、金银间刷丝、眉子四品旧坑“亦南唐时开坑，今已无。”^[12]

难怪文学家叶梦得(1077—1148)在《石林避暑录》中感叹：“歙砚无良材，罗纹、眉子不复见。龙尾石拒墨。”^[13]叶氏所谓之龙尾石，当然是赵希鹄指出的“色亦青黑，无纹而粗燥，砺墨退笔，久用则钝乏”^[14]的“新坑”。于是叶梦得得出结论：“欧阳公推歙在端石上，世不然之。”^[15]

以二流的歙砚比之一流的端砚，其优劣自见，但似有失公平。

这样到南宋嘉定癸未年(1223年)，史学家、砚赏家高似孙修《砚笈》时，便明白无误地写着：“龙尾石，端溪之亚”^[16]了。

中国砚史上第一场关于端歙孰优孰劣的笔墨官司，就此在历时一百多年后宣告结束。

780余年后，重读醉翁“较其优劣，龙尾远出端溪上”的砚论，起初觉得醉翁之失，在于受到历史的局限。歙砚的顶峰在宋代，而端砚的高潮在明清。试想，让成人与儿童竞技，获胜者自然是前者。当然欧阳修不是神仙，不可能对数百年后的事情先知先觉。不仅是欧阳修，人间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，包括我们自己。因此对于欧阳修是不应苛责的。

文章至此似乎已经可以打住，然而出错的不是欧阳修，醉翁并没有吃醉酒而说酒话，错的恰恰是我们！对于历史，哪怕是小小的砚史，我们这些后人，知晓得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

2003年下半年，笔者收藏到两方唐代的歙砚。当抚摸到这两方砚的石肤时，我便相信欧阳修的观点是对的。

一方是典型的箕形砚。圆首，内无折痕，砚底两梯足。砚长14.3厘米，后宽12.1厘米，前高2.2厘米，后高3.5厘米。石色青黑，石质极坚润细滑，呵气生津，有鱼子银星和3条半黄色的玉带斜贯砚身，起玉质感，扣之发金声。真苏东坡所谓“金声而玉色”^[17]和蔡襄“歙石多芒，惟腻理者特佳”^[18]也(图11)。

另一方为罕见的高台箕形砚。砚长18.5厘米，宽13厘米，前高3.5厘米，后高4.5厘米。青黑龙尾石，砚石表面起云翳状，极温润，性坚密，声清越，婉如玉。其比孩儿面、美人肤的端溪水岩有过之无不及，似乎蔡襄那首“玉质纯苍理致精，锋芒都尽墨无声”^[19]的诗就是为它而写。(图12)

由此我不得不推测：欧阳修生活在距离唐代开元中仅仅300多年的宋代，又身居高位，癖爱赏砚，也许他曾经鉴赏过像前述两砚那般的歙砚中的无上精品，从而发出“龙尾远出端溪上”的感慨。

由此我不得不告诫自己：对于我辈知之甚少的古人的观点，千万不要轻易地否定！